學案小識

卷四目錄

翼道學案

學案小識卷四

翼道學案

蔚州魏先生

先生諱象樞字環極號庸齋官至刑部尚書以道自任在朝激濁揚清進賢退不肖無虛日自給諫洊歷左都御史陳奏至八十餘疏凡
國家大根本大綱常大典禮大政事以及吏治積弊民生疾苦無不周悉而薦舉清廉參覈貪墨尤凜凜焉若日月之可揭鬼神之可盟先生之學蓋主於誠成於忠而終身存省於勿欺者也嘗曰士君子未有不學爲高

賢大儒者也然只要實實行去曾子之日省孟子之反身諸葛武侯之淡泊甯靜趙淸獻之焚香夜告工夫各有所得予一言以蔽之曰勿欺無論立朝居鄉每日所作之事內可以告妻子外可以告朋友便是聖賢路上人若千百事中有一二事難以出口者還是工夫未純去聖賢路尙遠其講吾日三省一章謂看此章纔見吾身何等關係何等重大凡齊家治國任重道遠都在這身子上反身身不誠便虧體辱親了怎麽擔的這擔子起雖指出三件事來卻總是毋自欺一念如爲人謀是人我一體的胸懷如舜爲堯謀禹臯稷契爲舜謀孔子爲

天下萬世謀方是忠與朋友交乃五倫中大事四倫都要靠他成就必如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子所云朋友信之方是信傳是道統絕續關頭必如精一執中舜承堯禹承舜孔子所云三人有師善者從不善者改方是習這三件在人看作小節目曾子看作大綱領人看作欺他人曾子看作欺自己故不忠不信不習都在心苗上檢點人不及知而我獨知之三件正是忠恕工夫用到純熟田地所以獨得一貫眞傳後來啟予足啟予手時候方卸下宏毅擔子完了自省勾當此眞時習之學終身不能盡一日不可忘的想我輩受病處或不止這

三件且學曾子從三件下手莫把天生父育的身子輕輕壞了令人痛惜大家各自一揣爲人謀較爲己謀孰忠責善的朋友交較與比匪的朋友交孰信傳道義之傳較與傳名利之傳孰習從此肯一省便是曾子後身也其講賢賢易色一章謂人在世學成箇賢人孝子忠臣信友纔不虛生一場學者終日講求千言萬語只要明道道理道理不明先由心地不清多因好色不肯好賢既不好賢一點誠心已彫喪了那有誠心愛父母於父母必不竭力那有誠心愛君於君必不致身那有誠心愛友於友必不全信人若識得好色念頭是病心上

一轉移變而好賢妄念變爲眞念人心變爲道心心地何等淸明或見賢人所行之事實實效法他或聞賢人所立之言實實遵奉他世間孝子忠臣信友都是賢人都是我所好的我所好在孝子事父母就能竭力我所好在忠臣事君就能致身我所好在信友交朋友就有信這力如何竭也有菽水承歡的也有爵祿榮養的總要立身行道纔不辱了父母這身如何致也有庶人服役的也有卿士奉職的總要以身許國纔不負了君這言如何信或言賢當好色不當好的或言爲子當孝爲臣當忠的總要責善告過纔不欺了朋友這樣人人倫

上明明白白完完全全難道沒些學力做到這地位旣說他未嘗記誦這等淸心寡欲明善誠身可以對親可以對君可以對友在不睹不聞之地理欲交戰之時用了多少功從勉强而幾自然豈不是眞實學力子夏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一生功力和盤托出可謂善學聖人之學吾輩細看學莫大於五倫則以賢賢居首政莫大於九經則以尊賢居首可見虛心屈己是第一難事是第一要務此處見的明行的當別項一線穿去自不差錯學者不可不知也觀此可以知先生矣先生尙名節重道義而當時有毀棄防隅志行虧喪託尊崇朱子以

爲名者先生與之往來問答是亦不免失所審擇矣所著有寒松堂全集日知錄元明儒言錄嘉言錄

問答諸子

刁蒙吉　孫鍾元　左翼宸　白東谷　魏貞庵

裴晉卿　張伯珩　馬玉笥　黃大音　王敬哉

徐子星　宮宗衮　浦潛夫　于北溟　郝雪海

湯荊峴　李毅可　王君棟　張逸之

盩厔李先生

先生諱容字中孚號二曲布衣至孝其父信吾翁從軍討賊以身殉難於崇禎壬午年與五千人同死襄城先生幼不逮事孝思殷摯哀慕不已淚盡繼之以血閱三十年抵襄招魂撰文禱於隍神之廟約牒五千遊魂隨信吾翁歸宿華嶽襄令張某於其歸也爲之勒碑構祠俎豆千秋以慰孝思以彰義烈將歸前一夕邑之襄事於祠者凡數十人聞鬼聲號泣悽愴悲涼沁人肌骨共駭異焉而縮舌不敢吐諸工役中有一人强出數語妥其靈乃止嗚呼誠之所感若是其神乎先生母殁終身

堊室作堊室錄感以寄蓼莪之痛其示子云我曰抱隱痛詳具錄感一書祗緣身本奇窮不能事吾母於生前服滿永棲堊室晨夕瞻禮供奉聊事母像於沒後不意爲虛名所累矰弋屢及儻見逼不已惟有一死死後宜懷藏錄感斂以粗衣白棺權厝像側三年後方可附葬吾母墓旁我生爲抱憾之人死爲抱憾之鬼斷勿掛紙開弔輕受親友之奠惟望封鎖祠宇勿令閒人出入以時灑掃勿斷香火稍有資力卽圖葺治垂戒子孫虔脩時祀是可知先生之孝先生之志矣先生學在反身道在守約功在悔過自新於人問入門下手之要曰我這

裏論學卻不欲人閒講泛論只要各人自覺各人受病之所在知有某病即思自醫某病即此便是入門便是下手又於人問格物曰格物窮理貴有補於脩齊治平否則誇多鬥富徒雄見聞若張茂先之該博陶宏景之以一事不知爲恥是名玩物如是則喪志愈甚去道愈遠矣又其授受紀要曰重實行不重見聞論人品不論材藝夫君子多識前言往行原爲畜德德旣畜矣推己及人有補於世若多聞多識不見之實行以畜德人品不足而材藝過人擅美炫長於世無補徒以誇閭里而驕流俗烏足齒於士君子之林乎又其錫山要語曰求

易於易不若求易於己人當未與物接一念不起卽此便是無極而太極及事至念起惺惺處卽此便是太極之動而陽一念知斂處卽此便是太極之靜而陰無時無刻而不以去欲存理爲務卽此便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欲淨盡而天理流行卽此便是乾之剛健中正純粹精希顏之愚效曾之魯斂華就實一味韜晦卽此便是歸藏於坤親師取友麗澤求益見善則遷如風之疾有過則改若雷之勇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動靜不失其時繼明以照四方則兌巽震艮坎離一一在己而不在易矣嗟乎先生處處從身

上驗眞脩事事從約中求實踐而猶謂踐履弗篤躬實未逮口頭聖賢紙上道學張浮駕虛自欺欺人墮於小人禽獸之歸自反之嚴亦至矣曾子十目十手何以異乎夫先生之嚴若此篤守程朱夫又何疑而門人所記體用全學謂象山陽明之書爲斯道大原程朱諸錄及康齋敬軒等集可以盡下學之功或者自反之初亦有取於陸王之本體乎觀其謂六經皆我注腳爲象山之失滿街都是聖人爲陽明之失則其確宗程朱家法亦大可知矣所著有二曲集四書反身錄

從學諸子

白煥彩 吳發祥 陸士楷 吳發育 張光復

尤 霞 朱士蛟 鄒隆祚 羊 球 徐 超

張濬生 左 輔 張 珥 李士瑄 趙之俊

王心敬 駱鍾麟 李 脩 王天如 李鍾麟

樊 嶷 岳宏譽 吳 光 高世泰 唐獻恂

柘城竇先生

先生諱克勤字艮齋號靜庵與耿逸庵湯潛庵兩先生講正學纂理學正宗自序曰自孟子而後歷漢唐之世卒不聞有登聖人之堂奧者此後世溯道統正傳必以宋儒爲斷而宋儒稱孔孟嫡派必以周程朱子爲歸周子太極圖通書發明易蘊舉古今萬事萬物之理包括無遺與中庸語孟相表裏程子表章六經學者始一其耳目定其趨向而知所宗開關啟鑰功維鉅焉至朱子集諸儒之大成復取六經四書詳加考訂闡繹且會衆說而爲之折衷刪其繁亂補其缺略登其精義要其指

歸遂使堯舜以來至孔孟相傳之道燦然昭明於世是聖道盡在六經四書而周程張朱之功亦盡在六經四書此道統之正傳百世不易者也其間有同時共肩斯道者程子而外又有張子雖關中之學與感於伊洛然亦號云極盛故濂洛關閩從來並稱罔敢易焉其與朱子爲友者若南軒東萊俱力承斯道論者多未及之不知友善既久講貫益精大道昌明有倡予和女之功卽不容畧安得不並及之也若夫淵源所自有親炙一堂而數傳後益光大之者如龜山載道而南歷豫章延平而朱子出焉大有功於程門矣勉齋授以深衣遞傳王

何金許雖四子之所造不無讓於前人然嘗時論之者以爲基似和靖柏似上蔡履祥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己則夫陶成而啟佑之者居何等也勉齋之有功於朱門也不待言矣此得之師傳者爲大道所寄託斷斷鈇一不可者也昔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道貫古今與天地相終始而易與詩嗣得程朱傳其義以著其精蘊邪說者自不敢亂獨是春秋詆爲斷爛朝報若非康侯作傳以明聖人之志誰復知爲天理權衡之書而書傳亦爲朱子未竟之業若非九峯無負父師之託以成此書誰復知二帝三王之心法治法備具於此

此羽翼聖經胡麥斷推爲先聖功臣也夫宋儒之有功於斯道者錄之從其詳而獨略於元明者取其最也魯齋遭亂世學無師授得程朱書讀之始知進學有序於小學四書深信篤好卽以其學爲教廉絡甚正學統賴以不墜敬軒踐履篤實告人以居敬窮理爲要發揮六經四書周程張朱之奧備載於讀書錄中至純粹中正明儒雖盛求其可繼程朱之統者無踰於此此元明兩代必以許薛爲正宗也噫道在天下命於天率於性盡於聖載於經學不至希聖希天非學也然不考乎經傳之所傳以求證乎吾性之本體則性不可得而復亦無

由而造乎極至之域故求道者必先讀六經四書而周程張朱之書以及遞衍周程張朱者皆分任乎堯舜以來至孔孟相傳之道也安可不遍觀盡識以求得其指要哉余於諸儒之書悉心讀之蓋不敢忽潛玩既久始知精要之所在雖聖聖相承莫有外焉者因取篇章之最切者彙而輯之間亦妄附己意爲發明雖於全書不能盡錄然知者觀此思過半矣先生此書伊洛淵源之正傳也其詳其略要不外求統紀之一而已知統紀之一而後知聖學宗傳理學宗傳以及宋元學案明儒學案皆亂統紀者也竊願天下學者人人手此書熟讀而

深玩之則由許薛而程朱而孔孟豈非儒林之大慶事
哉先生爲泌陽教諭倣朱子白鹿洞規而擴之分立五
社各置勸善規過簿月朔稽善過而勸懲之少者令讀
孝經小學稍長讀五經性理人皆興行著有泌陽學條
規孝經闡義事親庸言壽樂堂家規等書

無錫張先生

先生諱夏字秋紹號菰川博考儒宗尊崇正學著雒閩源流錄序曰嗚呼世之學者往往陽儒陰釋以進釋退儒始而薄程朱繼而卑孔孟繇是道術淩雜世教日衰然則何以正之亦正之以儒而已孔孟其儒之始祖乎程朱其儒之大宗乎是故欲正之以孔孟不若卽正之以程朱欲正之以程朱不若卽正之以學程朱之真儒嘗取宋明儒派合參之宋人之爭衡程朱者前有王蘇後有張陸皆禪學也彼安石父子之篡祀由京卞借名競黨龜山出而一疏斥去公論昭然其蘇學亦祗行於

北而程學盛行於南不以學禁稍沮朱子因之錄伊雒淵源固易辨也橫浦稱能正色立朝其得表章以史衛王報舊知特請於上史敗而聲迹旋湮象山著荊門軍之政其徒尊之乞易名置祠尚援濂洛為重要亦非溢數吾朱子雖嘗三黜乎歿未幾而賜謚文旋與周張二程並躋文廡所著諸書亦皆通行而後人為錄考亭淵源在宋史既成道學有傳之後又易辨也明儒之變派則異是當其初孝陵首正道揆金華之傳未散紫陽之教猶新故台海挺立大節澠池篤勵躬行河津標復性之宗泉南敬主一之鑰其揆一也自陳王倡異而其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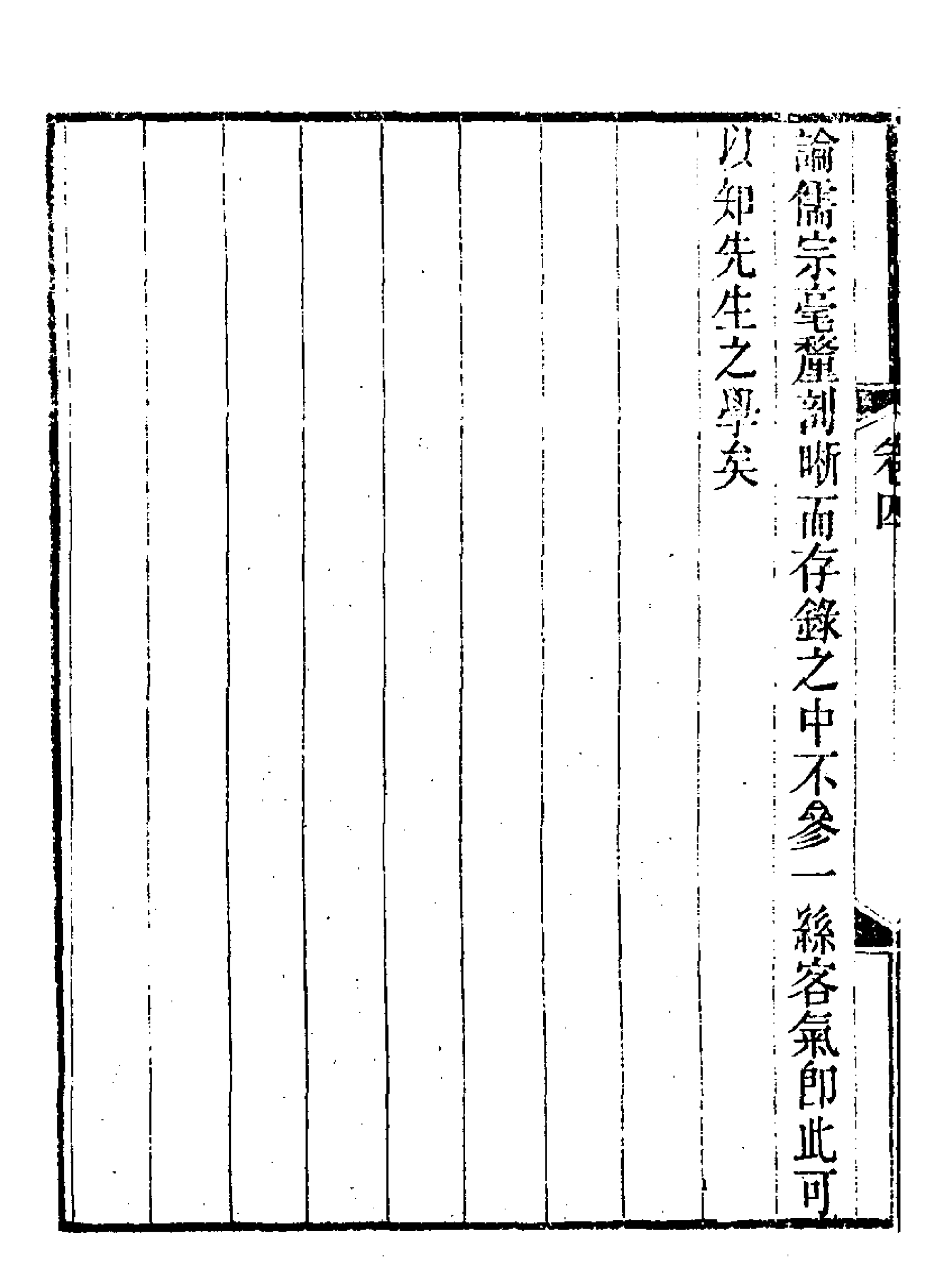
決裂太甚隱怪有述詖邪生心一時講壇徧地絃誦徹
天問之則皆講新學攻程朱者名爲道席之極盛實當
道席之極亂時則有若餘干蘭谿虛齋二泉諸先生皆
以醇儒守先待後而泰和三辨王學高陵出甘泉之門
不徇其說莊渠既焚毀達摩遺跡又搜剔慈湖禍根三
先生者尤持論鑿鑿大有匡維然至隆萬間屢議廡祀
先辥繼陳繼王而胡僅得末祔竟如晉楚分歃蔡衛爭
長非閏位之奪正乎既而東林鼎建我顧高兩夫子並
作一提性善以破無善一提格物以救空知辨析絲毫
庶幾障川東流俾夜復旦乃爲讒籍孤臣未免聯席倉

皇異同冋互尋羅璫禍身隕節完而恩恤之後復以羣
連黨議未湔謗史極於南遷尚爲口實嗟乎生不逢崇
政坐講之儀結再拱延和三召之契沒未賸淳祐從祀
之典亦不聞有靖康明詔淳熙正議釐革乎其間吾道
窮矣大抵宋儒之道多沮抑於小人害尙淺故其名先
晦後顯明儒之道先掩飾於新學害尤深故其實雖存
若亡學者居今日而尙論前人或聞其名未覩其實或
習其言未考其行苟無記錄何以詳議本末終始而知
其爲足以砥衰還盛也乎况邪慝流殃設吾黨不早論
定得無有紊亂先型以迷惑後生者乎此雒閩源流一

錄夏之所以不得已而作也惟是禪學者流不難埽除六經其見吾錄必有掩耳閉目走匿不欲讀者否則有倡爲不必分辨之說以調停異徒者又其甚非病以方人即詆爲偏黨欲箝吾口而掣吾筆將若之何雖然吾不敢以此量天下士也斯錄也非吾之私言也一代眞儒學程朱以學孔孟者之公言也賢者而或有取焉則於道術之歸一世教之復興未必無少助安敢逆料其無益而竟置之哉又曰正宗十六先生朝野久有公論擬進廡位所宜詳慎訂正敬軒整庵兩先生傳既折衷高子遺書餘皆讀全集參諸錄詮次爲編而正學月川

敬齋涇野涇陽景逸六先生尤私心宗法易稿至數番始定雖淺薄不足測海窺天而傳中具有步驟曲折亦冀同志者之細讀有所證入也又曰陳莊王湛品正學偏君子爲吾道辨之則是小人以私意毀之則非當時秉鈞軸而惡陳莊及欲罪王文成者皆儼然自命爲大儒而忌賢害正不自知其墮入下流況乎日出處卑污議論詭僻躬負種種悖戾又可使薰蕕同器乎是錄雖力辨陳王在所必存雖節取正論而王氏張桂槩不之錄此稟孔門家法非敢意爲進退也又曰朱子嘗爲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贊及錄伊雒淵源獨遺涑水是嚴

於辨學處然後後來遞進六子於文廟竟以六賢爲據矣至謝方石氏續錄後敘中惓惓於杜清獻車玉峯兩公而遺魏鶴山馮氏考略亦遺汪文烈潘陽節先正當有主見後生未敢遽議今以夏之寡陋掛漏宜多年來頗事搜輯固有向擅儒名及購讀本傳無關學問如某某者至如朱以功馮忠齋冀端恪劉文正諸先生曾窺語錄著述一班知其所學各正而朱馮冀誌傳無考記文正事者多異詞亦遂闕疑誠是錄之憾也況當老成半謝離索殷憂中間出入品第有未及商改者補遺訂誤統以俟當世大君子倘能早賜是正幸莫大焉先生辨



論儒宗毫釐剖晰而存錄之中不參一絲客氣即此可
以知先生之學矣

婺源汪先生

先生諱烜其爲諸生名曰紱字燦人號雙池初能言母江口授四子書五經八歲悉成誦自是讀書稟母之教未嘗從師而以五經四子書爲師母沒聞父淹滯金陵泣且往勸父歸父曰吾無家安歸叱之返歸葬母後無以自活爲景德鎮畫盌傭且傭且讀旋教讀於楓嶺浦城聞父卒慟幾絕扶匶而歸先生二十以後著書十餘萬言旁及百氏九流三十後盡燒之自是凡有述作息神莊坐振筆直書博極兩漢六代諸儒疏義元元本本而一以宋五子之學爲歸六經皆有成書下逮樂律天

文地輿陳法術數無不宪暢卓然可傳於世所著易經詮義十五卷尚書詮義十二卷詩經詮義十五卷春秋集傳十六卷禮記章句十卷或問四卷參讀禮志疑二卷孝經章句一卷樂經律呂通解五卷樂經或問三卷讀陰符經一卷讀參同契一卷讀近思錄一卷讀讀書錄一卷先儒晤語二卷山海經存九卷理學逢原十二卷詩韻析六卷物詮八卷帯略四卷讀困知記一卷讀問學錄一卷琴譜一卷醫林輯略探源九卷戍笈談兵若干卷六壬數論若干卷大風集四卷文集十六卷詩集六卷先生著書博而用功專不求人知而功愈嚴焉其

言致知也日有志格物無物無理隨處目睹耳聞手持足踐皆吾窮理之學豈獨經書故朱子補格物致知傳曰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一即字已喫緊敎人矣格物不只是格一物便可貫通亦非謂必窮盡天下之理只積累多後自然見去蓋天下之理同歸殊途一致百慮只學者事事尋向裏面去由己然而想其當然由當然而求其所以然則源頭必有相合處所以積累多時自然見去故朱子曰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至於豁然貫通則雖未格之物未窮之理亦可一以貫之矣然格物之學非有終窮縱使會通得

來遇事物猶須印證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格致亦終身焉己曰中庸言學問思辨皆弗得弗措程子曰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其不同何也蓋中庸所言困勉之用力宜如此也程子所言則為學之活法也朱子解學記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亦引此為說且放下難的去攻治那易的易的解得多來并此難的亦因彼說印證參會以相為說而於此難者亦解意通之矣然則非弗得便措也正欲其有相說以解時耳若於蔽著時勉强去思則反恐有牽强意見助長之病矣曰以類而推者因其已知之理

而益窮之也如認得此字便細看此字筆畫細辨此字聲音又求解此字字義又推想此字何以數處用之音義各有不同又窮究古人所以制此字之意義所謂益窮之也曰一草木皆須察察得來皆有用處且無非性命只要會心鄉裏若鄉外則只求多識無當身心如大軍遊騎遠而失所歸矣曰讀書不會疑便是不會讀疑而不能悟亦是不會讀總是未嘗用心去求得之病曰格物之格訓至自程子始然格字本有至到之訓如書言格於上下格於皇天格于上帝皆至到之義又如有苗來格祖考來格則又來字之義也物如何格詩云有

物有則上文致知致字爲推致之義甚明則格物爲窮至物理亦甚明矣凡物雖在外而萬物之理則本皆備於吾心但吾心之知虛而在物之理實故欲推極吾心之知必須實靠事物上逐件印證過來此心之知方實在信認得定如人家有田地萬頃契墨冊稅承祖以來本皆在家然亦須逐畝逐段親身歷過四至分明與契稅符合方始信得此畝此段是自家田地不然則或冒認他人田地爲己有或自己田地卻被他人冒去不得淸矣要之所格之物則原是吾心本具之理原非靠鄰外而捉一物來放在心下霸佔他人田地也大概犬馬無

知則書字自教不得犬馬若人則凡可學而知者卽皆吾心所固有之知而陸王家反疑其不當求之在外不亦異乎曰學者於物怪神姦旣惑而不能不信卻又不敢全信故只得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留此一箇疑關終破神怪牽去謂之不敢全信己是深信之矣故所貴窮理窮理者非是窮那神怪有無之理只是窮究自己身心性命之理身心性命之理果能眞知其本源則神怪自不足惑若鄉神怪窮究其有無則終身只是惑也子不語怪力亂神且守住聖人不語之教以默待之於知天知性之後可耳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

而聞此非夫子不言但不輕爲下學言耳然則不可得聞直是不可得聞張子必以了悟爲聞之說未必子貢語意也朱子集此說於近思錄者則又因後學偶有所聞便自道已曉自作聰明多生枝葉不求心得又且遺棄下學妄希上達如陸王家此卻因早聞性天而未嘗了悟以至害了終身又果於自信貽害後人也故周程張朱所以每諱言性命正欲人有箇了悟處耳是朱子所以集此條之意歟曰或問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還是有近的有遠的抑或是言近而指遠曰有近的有遠的亦有言近而指遠的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此

最是說經大病漢儒說詩說春秋往往如此然於聖言深處人又每每看淺了鑽研不入卻又辜負了聖言處亦不少總當平易其心隨著文義從容涵泳咀嚼出滋味紬繹得意旨則淺者還淺深者還深無不得矣若先橫著有箇意見則將聖人言語都攔入自己意見來殊甚害事也曰讀詩如興觀羣怨章是第一詁只曰達政能言已落第二詁至於不達不能專對則下等矣然後世又有下等只求撮幾箇字眼作文時當典故用尚且移撮不來也解經果得要緊處同文義些少不同何害但是有事於解經則衆說不同處亦不可胡亂放過須

必求其至是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以其綱領條目先後次第一一俱有所循也然培植入德根基則又無如朱子小學曰爲學不可不知要然必不可苦其多而求要蓋所以得要正須從學得多後乃能揀選出緊要處來若苦其多而求要則併緊要者亦不出矣此只是急情不爾上人口語曰詩經本不難解只須依字句吟詠久之意味自出不必爾字句外別尋事迹來湊合附會也雅頌則義蘊稍深然風神自和易得其風神則義蘊亦久之自見蓋以性情會之不是以死字句解之也以死字句解之則必失詩人言外之意矣朱子詩傳序曰

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二句已盡讀詩之法古人意旨古人性情都自諷詠涵濡中得出與觀羣怨事父事君之益亦只在諷詠涵濡中得出又詩自有韻的讀詩者不可不知叶韻得聲韻調洽則詩之段落明白而吟詠之際亦意趣愈長書經卻稍難看然且反身切己看之如精一執中不必在帝王事其曆象禹貢洪範等項亦不可畏難須著力去考都是經濟但不可勉强求合致生誕妄曰中庸語至高深卻至切實人不得其切實處則只見是高深耳梁武帝亦講中庸可見中庸若非程朱早被異學竊去矣曰易之爲書造化備矣學易之

方則只在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二語辭因象繫占以變殊故詳觀而熟玩之求其所以繫此辭有此占之故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河津薛子曰太極中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理體用一源也陰陽五行男女萬物具太極之理顯微無間也然則由辭占之顯亦可以得象變之微而三極之道亦可以神明而默成矣曰易不可專以象數求象數亦不可忽蓋易理全在象數上乘載出來道器相與爲體若離卻象數理亦無從憑據故程子易傳亦時有滯礙但離義理專求象數則焦京郭璞之流又己惑矣朱子於數則本之康節於理則宗伊川合

二家而斟酌之又專以卜筮釋經使人可由淺會深尤聖人因貳以濟民行之深意也曰易言時中之道故以中爲吉中而得正吉其常也中而不正而亦不妨於吉權於時地之宜非必正而不失其爲正也正吉道也正而不中則昧於時中之義雖正而不必吉矣然亦有中而未必吉或雖非中正而得吉總看時位如何不爲典要惟變所適也然必善反身求之方始見得曰程子春秋傳多有可疑其大意則以顏淵問爲邦一章爲作春秋大吉大略看則可若謂書春王正月爲志在夏時則朱子嘗云不成二百四十二年只證得行夏之時一語

而强以夏時冠之周月亦於理有不安也然大義數十
微詞隱義時措從宜則誠哉言矣大抵春秋傳是程子
未成之書也曰看周禮亦須得周公之心乃於宏大處
見治體之大於瑣屑處見法度之詳彼毀以爲僞經與
用之而壞事者俱未嘗細讀之以求周公之心故也朱
子曰周禮不可謂無關心性曰張子謂詩不可以艱嶮
求微詩而已六經俱不可艱嶮求也但張子說經卻時
不免艱嶮亦或自知之而氣質未能盡化與曰春秋非
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張子此言深中治春秋之病胡康侯且不免也其言存

養也曰人非能涵養亦無以致知然既能致知則涵養之功宜益加密所謂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則必寬以居之而後仁以行之也致知力行道問學之事存養者尊德性之事朱子以存養一卷寘於致知克治之間爲旨微矣曰一爲要者一卽人生而靜之天也無欲卽無極而太極之體也主靜立極使靜無一毫妄念參焉故靜虛矣靜虛則動直矣未有靜不虛而能動直者也靜虛靜故靜也動直動亦靜也靜而能虛自無不明矣明則無不照矣動而能直自無不公矣公則無不及矣此一字亦兼內外該動靜而靜爲之主無欲者亦自靜而動

皆無一毫私妄是乃爲純一之至所謂動以天也孟子言寡欲周子言無欲寡之者以用功言之漸次減少之意也無欲則舉其全言之苟尙留一毫私意不盡非聖學也日周子言一程子言主一周子言無欲程子言無適將毋同日微有不同也周子所謂一者天也所謂欲者人也純乎天而不參以人一者卽無欲也程子所謂一者事也所謂適者心也一其心於所事而不强事以成心無適之謂一也然當事心有偏主縱非不正是亦妄矣妄則非靜虛之天矣失其靜虛故不能動直而與事不相値非主一也能靜虛則能無偏主能動直則能

主於一其致一也周子舉全體言彖也材也程子密言之爻也惟其時位耳曰艮其背一者無欲也不獲其身無欲則靜虛也非無身也純乎天而形氣之私不作也行其庭不見其人動直也非無人也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而於己無與焉也靜亦靜動亦靜主靜立人極焉艮止之道也曰心是活的物必不肯靜故無事時當使之有事如游於藝亦驅除妄念之一法所謂寶之以水則水不能入也若再無事時則儼若思而已儼若思者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也曰涵養者如水之涵物靜靜的養在此中也若急迫監押著此心在

裏則是苦其心而已豈涵養之謂哉有學之君子靜坐片時亦自有從容不迫氣象此必非急切所能勉强日秋氣澂清水波不動潭底之天最好看欲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不如看此潭底之天人之涵養當使此心如是曰心無一事方可應萬事心有一事則應事時必爲此一事所害曰人開百事須是人做人有此心所以應事便油鹽柴米亦是居家應辦事循分黽勉可也辦不來出乎無奈但此心須提得起放得下耳何必厭苦人事不教人應教誰應乎惟不關己分事則不須兜攬也人常見得天理浩然胸懷自然灑落不使卑穢之念

得存靜時之敬如是而已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如何見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凡人心纔一檢束則胸中泰然自有天清地甯氣象手足自覺安閑舉動自然順適但人都日在利欲場中放逸怠惰了則不見得有此境界耳若人能時常檢束敬而無失則是此心常存視聽言動豈不肅乂哲謀以此常存之心接人豈能不孝弟忠信以此常存之心應付天下之事則禮樂刑政各當其理老安少懷各如其分皆只因心而出行所無事豈非篤恭而天下平故曰人之聰明睿智皆由此檢束之心而出事天饗帝皆以此檢束之心而格

蓋人心皆萬理備具一提攝便在一不存則不可見耳今試自家體驗一念放逸則一事過差一事過差則一物不得其所由是以推之則程子之言不吾欺矣曰敬勝百邪謂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也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開著眼無非道體然須自家禤身上體當不是遊目騁懷而已蘇子瞻說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便是混話便知他未嘗禤自己身上體當曰閑邪則誠自存似亦說忒快了蓋天下固自有只閑邪而不存誠者也然人之有心莫非得於天之實理此心纔放逸則百邪攻之天理不見一檢束則天理炯然自存此固可

驗之淸夜之思平旦之氣也是閑邪則誠自存原非在外面捉一箇誠來存著也閑邪而不存誠者只欲杜絕外誘而不求此心之安則此杜絕外誘之心卽私心而不足以見天理故勉之只如原思之克伐怨欲不行溺焉則入於佛氏之空寂此不善閑邪者也君子只是主一主一者外邊整齊嚴肅卽內之所以提攝此心靜而整齊嚴肅此心旣不之東又不之西是妄念不興未發之中無所偏倚片時境界天淸地甯矣動而整齊嚴肅此心旣不之彼又不之此是能因物付物而由中達外皆中其節體信達順老安少懷矣是閑邪則誠自存蓋

此心之理非從外得也曰同此一心或言敬或言誠或言仁或言一何也曰敬是提攝此心使不走作誠是此心所得於天之實理此理實而不妄謂之誠此理全而不虧謂之仁此理純而不雜又謂之一其實一也誠有以實心言者亦以能敬則此心實有此理而无妄耳心如燈火一片靈明敬如剔起此心使之靈明不息而光自無不照若久而不剔則此靈明亦漸昏去若先有物蔽之則其明有所不照矣燈中有炧能障光明此非燈火之本體乃火所附之燭之燼形氣之私也剔之則此炧自落矣曰同此一心或言中實或言中虛何也曰中

實者主一也中虛者無適也此心無欲則虛靜虛靜則天理明著天理明著則此心能爲應事之主此心能爲應事之主則心卽事而存而主於一矣中不虛者只爲外邪入而據之心而偏主非無適也此心卽事而存則實心應事實心應事則事得其理是隨事順應而已私無與焉事過仍虛一動一靜皆一而已何嘗有適乎中不實者只爲妄念有以參之天理不見非主一也故曰有主則實又曰有主則虛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反覆相證其實一也要以心存而不放云爾曰心統性情兼動靜程子言復卦下面一畫便是動此以言

靜無可求求則已動耳然天地生物之心至復而可見非至復而始存也說箇喜怒哀樂則未發時自有喜怒哀樂之理在矣如石英可以取火則石中自有火在矣但欲知石中有火只可於取時驗之不可剖石以求之邵子之詩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朱子之詩曰數點梅花天地心此皆於初動而生陽處認取一片天機渾是無極之眞未有半點夾雜然此是初動之機只可謂和不可謂中也惟識得未發中實有此理則未及應事時不可以妄念參焉而存養之功密矣識得果實中實有發生之理則須善藏此果實而不可聽其溼腐蟲

盡矣若求生意於果實之中豈得見乎曰以靜坐爲善學亦謂靜則生明耳然工夫豈全靠靜坐況夫人又有外靜而內馳者朱子曰程子教人靜坐亦終是小偏矣曰仁者心之德也即天理也以理主心心主乎理是天理常存在內而爲心之主也心不能純乎理倘有動靜則此理不可見縱見之亦不甚分明如仁反自外至而爲賓矣仁非自外至心生則如自外至也然日月至焉者亦須是徹底曾至一番但不能久耳至焉之前至焉之後亦非全不仁只有些少夾雜則不得謂之仁也其言克治也曰乾乾力行之體損益力行之用忿則懲之

欲則窒之善則遷之過則改之皆乾乾以實心行之欲其純乎天而不雜以人也人之行不失之忿則失之慾不入於善則出於過而已不行不見有得失一動於行而得失見矣損益之心不誠損益之功不力則凶害之悔且吝矣故動不可不慎也曰理欲相爲消長欲消一分則理長一分欲盡而誠立矣誠者得於天之實理也欲只是一欲不外於耳目口鼻四肢動於欲則私欲之流則入於惡節之焉之謂寡成歸於則則可謂之無聖人非無欲也歸於天則則不復謂之欲耳目已不外視聽言動禮亦不過此視聽言動之則纔出於禮則謂之

私克去己私則復天理也心與物接視爲最先故言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聽則無形而以知被誘故言知誘物化遂亡其正視自外故制之於外知內動故欲其知止有定然亦相通也曰節之九二何以不取其剛中曰卦既名節則宜一於正卦惟二三不正剛則節非所節柔則不能節也曰克伐怨欲不行不得爲仁何以能斬絕病根使之無曰中有主則病根除矣復於禮則中有主矣曰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亦偏言之耳能明理則能檢七情之失能克己則能得七情之正矣曰己非私也而私生於有己人欲之私雖曰後起亦從氣質

有偏處帶來惟氣質有偏頗處而後物欲乘之故變化氣質卽克己之事孔子之答門人或曰其言也訒或曰先難後獲或曰善事利器皆因其氣質所偏而使之變化也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吝也弱也不能克己者也德勝其氣性命於德克己復禮也曰未下工夫百事見易實下工夫百事見難然又不可以其難而畏之實心爲之工夫到後亦不難以皆性分中事也求在我者也曰未克己時覺克己是忍痛事能克己時則克己又是快活事得克己中快活處則工夫自不能已然偶一間斷依舊己私乘之便又視克己爲難忍痛矣曰湛一氣之

本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攻取氣之欲感於物而動性之
欲也然此只說得氣惟氣湛一則性中之理自渾涵於
氣中及至氣動而攻取則紛紜纏擾渾濁日滋而性中
之理不可見矣屬饜而已動而有節氣不失其湛一則
性眞亦日著矣曰矯輕警惰只是以志帥氣曰張子嘗
言人要得剛然又言欲柔其心何也曰剛以自勝柔以
受人也是可知先生工夫體勘精密徹內徹外徹始徹
終毫釐必析中邊皆該偶設一喻能使盲者察聾者聽
自來茫昧不得其說者皆躍然呈露於紙上隱無不顯
祕無不宣也余因竊斷之曰先生之學由不欺以至於

誠者也誠則明其有以與先生歿其門人余元遴傳其遺書後董編修桂敷尊其學以其書公諸同好而其書得稍稍行於世然先生之書如讀近思錄理學逢源諸編皆能發先儒所未發洵大有功於程朱者也卽與程朱之書並行可也

高安朱先生

先生諱軾號可亭由庶吉士授知縣歷官大學士學以敬爲主以致知力行爲工夫以經史爲法守以日用云爲爲實驗其太極圖說解曰乾坤者對待之體六子者流行之用筮卦之數陽極於九陰極於六陽主進進至於無可進則退九退爲八八少陰也陰主退退至於無可退則進六進而爲七七少陽也圖極所說動極而靜靜極復動動靜互爲其根者卽筮卦九六進退之謂也動極靜極者二太陰生於動極陽生於靜極者六子也圖書不言四象八卦義已見於是也此陰陽流行之用

總不外乎兩儀對待之體先言用而後及體者一生於兩一見而後兩立也或問陽變陰合而生五行五行非卽四象八卦乎曰四象八卦乃兩儀之倍分五行則兩儀之所資以爲用也文圖離坎居乾坤之位後天入用故也五者之氣彌綸充塞播於四時凡陰陽之流行皆此五者行之也此水火木金土之所以名行也二氣五行同出於太極生則俱生而無極太極之蘊卽在陰陽五行之中同出於太極者亦各具一太極也無妄之理與不二之氣渾淪融洽而無間其合也其妙也妙合者一也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氣含乎理內也五行之

生各一其性理行乎氣中也理氣之絪緼分之無可分兩非兩五非五也二而已矣二故妙妙故凝凝則生生不息矣乾天也坤地也言乎其質則五行生成於天地言乎其氣則二五實生乾坤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女分而形交氣感萬物化生天地者萬物之大父母也人與物同具此太極之理而所稟之氣有清有濁人靈於物而人之中又有頑秀之別焉五性動而善惡分出吉凶悔吝所以紛然多故也惟聖人定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人極立而三才位焉定之者定此感動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定之以中正仁義所謂先立乎其大

其小者不能奪也中正者仁義之中正也先儒以中正爲智禮禮所以節文斯二者智則二者之正而固也言禮智不足以盡中正言中正而禮智在其中矣通書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剛惡柔惡故非中剛善柔善亦未必皆中剛柔者仁義之偏也凡物立於偏陂之地則脚根不定中則得所止而定矣大學曰知止得止易曰艮止定之謂也求止之功在格致誠正而其要不外於主靜靜者動之本易所謂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是也廓然大公性也無極太極也物來順應情也太極之理蘊於中而發於外也天稟陽動而靜地稟陰靜而動而

要皆本於太極太極之理本靜也聖人主靜而性以定定則動靜隨時而因應不窮聖人一天地也極者至也道理至此盡頭更無去處故推行變化而不可測皆自極生也自氣言爲陰陽自質言爲剛柔自人心而言爲仁義動極者純陽也動極而靜乾卦所謂用九陽而陰天極也靜極者純陰也靜極復動坤卦所謂用六陰而陽地極也主靜而動以定者聖人洗心藏密吉凶與民同患仁而義人極之所以立也曰陰陽曰剛柔曰仁義對待之體也曰陰與陽剛與柔仁與義流行之用也與云者自此及彼一而二二而一張子所謂一神兩化也

原始反終無終無始者精氣游魂屈伸往來之妙也大哉易乎聖人立教以裁成輔相君子脩德以趨吉避凶孰有外於是乎又與王遜功論氣質之性曰論性而言情與才自孟子始才者才力也才幹也性發而為情才則効能於性情者也仁能愛義能敬禮能讓智能知凡天下萬事萬物莫非此心此理之良能而有不能者非不能也不用其能也此孟子之所言才乃天命之性之才也成性以後理麗於氣氣有清濁之分才亦隨之姑息非能愛也而不謂非仁鹵莽非能斷也而不謂非義善反之則其所不能者正其所以能也此程子之所言

才乃氣質之性之才也氣質之性之才有不善而天命之性之才則無不善故曰爲不善非才之罪也集中有云孟子所謂才卽程張所謂氣質淺見於此不能無疑變化氣質固存乎人然當其始則氣質固不能無咎焉豈得謂非其罪乎況孟子旣以性驗情而斷其爲善若以才爲氣質則當云若夫爲不善乃氣質之故不當云非氣質之罪也至云善正從相近處見相近亦正從善處見二語最爲醒豁顧愚更有進者善不但從相近處見亦可於習而相遠處見所謂相近相遠者如分途各出一上一下上者愈上下者愈下漸行漸遠或相什伯

或相倍蓰或相千萬而無算者其源頭總從一路上來若原是兩路又何從較其遠近乎周子通書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有生之初剛善柔善者去中無幾即剛惡柔惡亦未至於甚遠迨習焉各隨其性之所近而一往莫返不但惡者益惡而善者亦流於惡矣然姑息鹵莽都由仁義而起非仁無緣得愛非義無緣得斷非愛與斷無緣得姑息鹵莽惡者善之惡也知惡爲善之惡益知性之無不善矣觀此則先生之言太極言性可謂至眞至切矣洵爲朱子家法踐而行之必實學也是以生平未登講席而學者奉爲模楷至今不墜蓋其眞

積力久所以成人即寓於成已中也其與白中丞書曰

先生自臨涖以來軍國要務吏治民生鴻纖畢舉亦既

戸領而家覩矣頃乃遴選十三郡能文之士二百有奇

肄業豫章書院其不在所選之中而願來學者又百有

餘人一體給與廩餼而教育之又特疏請增賓興解額

比於京闈凡以鼓勵人才廣

國家菁莪棫樸之化意良厚也非好之眞而爲之力安

能若是乎顧惟士所貴讀書者窮理格物明善以復其

初耳非欲其博聞强記以資口說工文詞已也

國家以制藝取士雖程朱亦不能廢此而不爲然制義

之設所以闡發六經之微言必於聖賢義蘊研精習熟體察於身心之間而實有所得而後能津津言之有味此取士之法所以寓課行於衡文之中以求得真才實學而用之也今之士子朝夕諷誦未嘗體察於身心及搦管爲文則多方揣摩曰如此而元如此而魁是以文章爲邀榮之階儒其名市井其心可恥孰甚乎習俗日久人人不自知其非必得名賢爲之師一言一動以身示教而又懃懃懇懇諭以義利公私之別以動其羞惡之良使反其揣摩舉業者日孜孜於聖賢之學斯可挽回積習無負先生教育人才之至意矣昔胡安定教授蘇

湖凡游其門者不問而知其爲先生弟子象山於白鹿
洞講君子喻義章聞者爲之涕零是故非擇生徒而教
之難擇教生徒之人爲難也先生嘗寓書聘錢塘沈位
山先生矣位山浙之名儒也位山辭而後別聘其人必
位山匹也而先生於政治之暇又時臨講習諄切開諭
分別勤怠學有進益者輒加獎勵不率教者黜之從此
人思策勵有造有德西江人文彬彬日上矣抑弟更有
請者明儒配食瞽宗者四餘干新會皆出崇仁吳康齋
先生之門先生研精義理玩心高明霽月光風有吾與
點也之意胡之主敬陳之主靜蓋學焉各得其性之所

近而靜之流弊至於專尚自然則朱易而紫非青出於
藍也顧餘千祀新會亦祀獨崇仁不與豈非缺典正嘉
間陽明良知之學徧天下吉州羅整菴先生大聲疾呼
力排異說先聖微言賴以不墜厥功巨矣乃學宮舍整
菴而列陽明其何以訓今
聖天子崇尚正學濂洛關閩之道昭垂日星倘蒙大賢
特疏

題請吳羅二公配享　文廟定蒙
俞旨此千秋斯文之幸非徒西江之光也而樹之風聲
以勵後學使法其鄉先生以無背於正學其裨益學校

非淺矣先生切於世教如此而巡撫浙江分巡山陝以及辦理畿輔水利事載

國史者皆足爲後世法所輯有歷代名儒傳歷代名臣傳歷代循吏傳其衛道翊教利濟生民之心亦大可見矣乾隆元年先生病篤

聖駕親往臨視先生力疾朝服命子扶掖迎拜戶外不敢守拖紳之禮其敬爲何如乎卒謚文端

寶應王先生

先生諱懋竑字予中號白田進士官教授以薦

授翰林院編修

上書房行走居母憂瘠甚遂以老病不復出先生博極羣書而於朱子著述尤精研細勘一字一句尋考其所由來較定朱子年譜大旨在辨爲學次序以攻姚江之說又所著白田存稿其中雜著及與人書於朱子文集語類考訂尤詳其易本義九圖論曰易本義九圖非朱子之作也後之人以啟蒙依放爲之又雜以己義而盡失其本指者也朱子於易有本義有啟蒙其見於文集

語錄講論者甚詳然此九圖未嘗有一語及之九圖之不合於本義啟蒙者多矣門人豈不見此九圖者何以絕不致疑也朱子於本義敘畫卦約畧大傳之文故云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於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而不敢參以邵子之說至啟蒙則一本邵子而邵子所傳止有先天圖即六十四卦方圓圖也其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則以經世演易圖推而得之同州王氏漢上朱氏易皆載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啟蒙因之至朱子所自作橫圖六則註大傳語及邵子語於下而不

敢題云伏羲六十四卦圖蓋其愼重如此今乃直云伏羲八卦次序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伏羲八卦方位圖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是孰受之而孰傳之耶又云伏羲四圖其說皆出邵氏按邵氏止有先天一圖其八卦圖後來所推六横圖朱子所作而以爲皆出於邵氏是誣邵氏矣又云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脩伯長伯長得之希夷先生陳摶圖南此明道敘康節學問源流如此漢上朱氏以先天圖屬之已無所據今乃以移之四圖若希夷已有此四圖者是並誣希夷矣文王八卦說卦明言之本義以爲未詳啟蒙别爲之說

而不以人於本義至於乾天也故稱乎父一節本義以
爲揲蓍以求爻啟蒙以爲乾求於坤坤求於乾與乾爲
首乾爲馬兩節皆文王觀於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
象與本義不同蓋兩存之今乃以爲文王八卦次序圖
又孰受之而孰傳之耶自周子太極圖以黑白分陰陽
後多因以爲說龜山先生於詹季魯問易以一圖示之
而黑塗其半曰此即易也是皆以意爲之朱子答袁仲
機書所云黑白之位當亦類此今此圖乃推明伏羲畫
卦之次序其必以奇偶之畫而不可以黑白之位代之
彰彰明矣爲問伏羲之畫以奇偶乎以黑白乎則以黑

白之位爲伏羲之畫雖甚愚知其不可也今直題爲伏羲八卦次序伏羲六十四卦次序而皆以黑白之位又孰受之而孰傳之耶答袁書止有八卦黑白之位而無六十四卦又云三白三黑一黑二白一白二黑等語與今圖亦有不同此書云黑白之位亦非古法今欲易曉故爲此以寓之後書云僕之前書已自謂非是古有此圖只是今日以意爲之寫出奇偶相生次序令人易曉矣則又明指六横圖而言非黑白之位故竊疑袁書此一節或後勦入之以爲九圖張本而非本文又其後云此乃易中至淺至近而易見者黑白之位原非易中所

有其文義都不相屬答袁書凡十一論黑白僅見於此而他書皆以奇偶論其或有增損改易而非本文未可知也卦變圖啟蒙詳之蓋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彖傳卦變偶舉十九卦以爲說耳今圖卦變皆自復姤臨遯等十二辟卦而來以本義考之惟訟晉二卦爲合餘十七卦則皆不合其爲謬妄尤爲顯然必非朱子之舊明矣故嘗反覆參考九圖斷斷非朱子之作而數百年以來未有覺其誤者蓋自朱子既沒諸儒多以其意改易本義流傳既久有所纂入亦不復辨馬端臨文獻通考載陳氏說本義前列九圖後著揲法疑卽筮儀學者遂以九

圖揲法爲本義原本所有後之言本義者莫不據此而不知本義之未嘗有九圖揲法也明永樂大全出以本義改附易傳而九圖筮儀遂爲朱子不刊之書矣今詳筮儀之文絕不類朱子語其註有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按儀禮士冠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筮者皆西面惟士喪禮筮宅以不在廟筮者北面今直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此等瞽說不知何來推求其故則學易者但見漢上易叢說有引儀禮筮宅者北面之文而並未嘗考之儀禮也朱子豈不見儀禮者而疏謬若是耶由是以言筮儀亦斷非朱子之作而通考所云前列九圖後著

揲法者皆爲相傳之誤而不可以據信矣余故曰易九圖非朱子之作也後之人以啟蒙依放爲之又雜以己意而盡失其本指者也今考其大略如此其碎義瑣說有相發明者別附於後世之君子得以覽觀而審其是非焉謹按易本義九圖沿誤已久其讀朱子之書者因而致疑而未能考索精詳決然辨其非真其不讀朱子之書者援據古經而不暇尋求源委肆然詆其非是先生之論眞足破千古之誤指後學之迷而使詆訶者之爽然失赧然羞也論後九則條分縷析至纖至悉極爲明了讀先生雜著自知其家禮考曰家禮非朱子之書

也家禮載於行狀其序載於文集其成書之歲月載於年譜其書亡而復得之由載於家禮附錄自宋以來遵而用之其爲朱子之書幾無可疑者乃今反復考之而知決非朱子之書也李公晦敍年譜家禮成於庚寅居祝孺人喪時文集序不紀年月而序中絕不及居喪事家禮附錄陳安卿述朱敬之語以爲此往年僧寺所亡本有士人錄得會先生葬日攜來因得之其錄得攜來不言其何人亦不言其得之何所也黃勉齋作行狀但云所輯家禮世所遵用其後多有損益未及更定旣不言成於居母喪時亦不言其亡而復得其書家禮後亦

然敬之朱子季子公晦勉齋安卿皆朱子高第弟子而其言參錯不可考據如此按文集朱子答汪尙書書與張敬夫書呂伯恭書其論祭儀祭說往復甚詳汪呂書在壬辰癸巳張書不詳其年計亦其前後也壬辰癸巳距庚寅僅二三年家禮旣有成書何爲絕不之及而僅以祭儀祭說爲言耶陳安卿錄云向作祭儀祭說甚簡而易曉今已亡之矣則是所亡者乃祭儀祭說而非家禮也明矣文集語錄自家禮序外無一語及家禮者惟與蔡季通書有已取家禮四卷納一哥之語此儀禮經傳通解中家禮六卷之四而非今所傳之家禮也甲寅

八月跋三家禮範後云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考諸家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顧以衰病不能及已後之君子必有以成吾志也甲寅距庚寅二十年庚寅已有成書朱子雖耄老豈盡忘之至是而乃爲是語耶竊嘗推求其故此必有因三家禮範跋語而依仿以成之者蓋自附於後之君子而傳者遂以託之朱子所自作其序文亦依仿禮範跋語而於家禮反有不合家禮重宗法此程張司馬氏所未及而序中絕不言之以跋語所未有也其年譜所云居母喪時所作則或者以意附益之耳敬之但據所傳不加深考此如司馬季思刻溫

公書之比公晦從游在戊申後其於早年固所不詳祗敘所聞以爲譜而勉齋行狀之作在朱子沒後二十餘年其時家禮已盛行又爲敬之所傳錄故不欲公言其非但其辭略而不盡其書家禮後謂經傳通解未成爲百世之遺憾則其微意亦可見矣後之人以朱子家季子所傳又見行狀年譜所載廖子晦陳安卿皆爲刊刻三山楊氏上饒周氏復爲之考訂遵而用之不敢少致其疑然雖尊用其書實未有能行者故於其中謬誤亦不及察徒口相傳以熟文公家禮云爾惟元應氏作家禮辨其文亦不傳僅見於明邱仲深濬所刻家禮中其

辨專據三家禮範跋語多疏略未有一解世人之惑仲深亦不然之故余今徧考年譜行狀及朱子文集語錄所載俱附於後而一一詳註之其應氏邱氏語亦並附焉其他所摘謬誤亦數十條庶來者有知家禮決非朱子之書而予亦得免鑿空妄言之罪也夫按此篇後載家禮後考及家禮考誤五十餘則旁搜博考證據詳確觀之則知世所稱文公家禮實非朱子之書矣蓋先生於朱子之書反覆味玩身體力行者數十年其朱子先後用功若何往來問答若何晚年指歸若何心領神會言之親切不啻朱子之自爲言也其答朱宗洛書曰前

辱手書以病未及作答也昨覆閱鄒琢老所寄年譜其規模大槩本之尊公先生而議論則多取愚說所增入文集語錄欲發明朱子學問次第爲舊譜之所未及其删削聯比甚費苦心而考訂歲月先後尤極精密但不著舊譜異同僅指摘其舛誤間有增入數條亦不言其所據又以他人之說與已說混而不明此則非著書之體也主靜之說前與尊公先生往復論難卒不能合大抵此等向上地位與吾人相去甚遠未可以意見窺測今但以文集語錄求之略見彷彿非敢自立一論也程子曰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又曰言靜則偏

了而今且只道敬又曰若言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朱子之論本此而發明尤詳如曰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不可專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說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此其大指亦瞭然矣朱子教人專以四書集註章句而集註章句未嘗有主靜一語大學或問發明敬者聖學所以成始成終最詳且盡只言主敬不言主靜也主靜之說出於周子朱子作濂溪祠記凡四未嘗一及主靜以此為證更大煞分明矣太極圖解以仁義中正分動靜而言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工夫其引翕而後闢專而後遂亦

言其先後輕重之序耳下言君子小人只以敬肆分之不及主靜也尊公先生謂必從主敬以透主靜消息以愚見妄論之則既曰主敬又曰主靜心有二主自相攫拏非所以爲學又主敬之上更有主靜一層未免頭上安頭是太極之上又有無極上天之載之上又有無聲無臭恐其卒歸於虛無寂滅而已朱子以靜爲本必曰主靜之論皆在己丑庚寅間壬辰癸巳以後則已不主此說其或隨人說法因病與藥亦有以靜爲說者而非學問之通法也至於從居敬以透主靜消息則反復朱子之書未有所據故未敢以爲信然耳來示所云與舊

說略有不同而未免以主靜兼說至所論朱子爲學次第以愚見求之亦有未盡合者蓋朱子自十五六時即用力爲己之學內外並進齊頭用功未嘗有偏即其出入老釋亦從心地本原處用力故延平言其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皆就著裏體認至於考釋經書講磨義理則自其時用心爲己極矣及見延平始悟老釋之非其於考釋講磨益以精密獨受求中未發默坐體認之旨反而求之未有以自信是以延平歿而往問南軒已而自悟心之動靜皆爲已發而未發爲性體自以爲無疑矣比至潭州與南軒論不合朱子謹守師說而南軒以

求中未發默坐澄心爲不然至未發已發則無以異其
後又卒從南軒受胡氏之學先察識後涵養戊子諸書
皆主此論己丑春乃悟已發未發之各有界地時節於
是改從程子而於未發復尋延平之說又至庚寅乃極
言敬字用功親切之妙拈出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
在致知二語與呂東萊劉子澄書與延平之云亦少異
自是指歸一定終身守之不易若三十年以來考釋講
磨之功雖有淺深精粗之異而未嘗一日廢也葢於答
江元適書而知戊寅前出入釋老之非於答薛士龍書
而知己丑前馳心空妙之失於答陳正己書所云中間

非不用力而所見終未端的所所言雖或誤中要是想像
臆度則自己丑以前亦非錯用工夫也又云反復舊聞
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天理二字自家體貼出來者
爲不妄此亦自明所得非延平之傳所能盡矣來示云
見延平後一意於格致上用功己丑悟未發之旨乃知
主敬涵養爲學問本領似未免說成兩截非所以言朱
子之學也又前云主靜涵養後云主靜持守中又有主
敬持守字未知涵養工夫主敬乎主靜乎蓋敬可以貫
動靜而靜不可以該動其不可混而爲一明矣來示又
言於一本涵養栽培而平日之銖積寸累者皆豁然貫

通此亦似說成兩截又云及造之熟則至虛至靈之中萬理咸備是豁然貫通之後又有造之熟一層矣大學或問云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無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眞積力久而豁然貫通則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無內外精粗之擇矣補傳云及其一旦豁然貫通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夫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是所謂渾然一致者非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後又有一層工夫而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也至虛至靈之中萬理咸備此惟顏曾方能與此子貢以

下所不得聞今日何敢擬議及此然嘗聞之程子曰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已何嘗有孝弟來又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是所謂萬物咸備者卽或問所云心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非必事事物物納入心中而後徐徐自此出之也陳白沙曰一片虛靈萬象存楊慈湖默自反觀覺天地萬物通爲一體非心外事與此亦復何異而何以爲禪學乎卽云從格致得來非由反觀而見亦朱子所云別有一物光明燦爛動盪流轉必要捉取此物藏在胷中而後別分一心出以應事接物也毫釐閒其不陷而入於虛無寂滅者幾希矣凡此皆與鄙見

有未盡合處輒爾妄言之亦未知其是否也尊公先生閉戶讀書不涉世事於靜中大有得力處其於文集語類反覆推尋非儔輩之所能及今日當識其苦心用功及其自得處而於小小離合自可置而不論顧念創始之難而思有以賡續成之常欲以文集語類一一考其前後而極異同之趣其中可疑者亦各疏於其下以待後人之考證此不過言語文字之間而於學問源流實大有關係今已衰且病度不足以了此望足下與星兄共有以成之也嘗妄論朱子少時知行並進幾類於生知安行無積累之漸者及己丑庚寅後指歸一定終身

不易又與孔子之不惑孟子之不動心略同其後則所謂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語錄載朱子言六十一歲方始無疑又云上面隔得一膜此皆謙己誨人有而不居之辭而或者以為晚年始悟不亦妄乎朱子曰曾子工夫只是戰兢臨履是終身事中間一唯乃不期而會偶然得之非別有一節工夫做得到此而曾子本心蘄向必欲得此而後施下學之功也其言最為明了今日學朱子之學者只於平實切近處加功默默做去而至於豁然貫通境界且可置之雖云射者之的行者之歸而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今遽妄論及此正患朱子所訶

必欲蕲向得此而後施功也愚見若此未知如何幸有以訂正之病後心思枯竭語多冗長前後亦有不相應處亦不能復改正也作字已覆閲之語多冗長而喫緊處尚未分明大抵此要分别敬靜兩字敬者心在之謂與畏字相似即中庸之戒慎恐懼也朱子曰當自整頓得醒醒了了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而已此言似淺而實盡之故居敬窮理對言則分内外以統體言則未有窮理不本於居敬者此敬所以貫動靜而可言主敬也至於靜則无思无爲寂然不動而已及其感而遂通則爲動而不名爲靜故靜與動對而别無不與

動對之靜此靜不能以該動而不可以言主靜也蓋敬專以心言動靜則以時節言如人閉戶獨坐默然無思此靜也而忽有一念之起將禁之乎忽有一事之來將却之乎若以靜爲主必屏絕念慮坐禪入定則類朱子所云貌曰僵視曰盲聽曰聾言曰啞思曰塞者而又必以靜統動則雖應事接物而其心塊然如木石一無所動於中又朱子所謂未發別爲一物與已發不相涉入而已發之際常挾此物以自隨者而豈理也哉夫人之心不可以二用當其動也必不可別有一心以主靜此亦最易明之事矣中庸戒愼恐懼與愼獨時節不同而

工夫則一此即敬貫動靜之旨旣曰致中又曰致和此即靜不可以該動之旨未有致中而不能致和者未有致和而不本於致中者此正發明敬貫動靜意故曰體立而後用行其實非有兩事而一體一用動靜之殊則終合并不得也聖人發用處在行達道時出之而立大本溥博淵泉爲行達道時出之之本若止立大本溥博淵泉則聖人之學亦無所用來示云自此而感自此而通孔子六十九歲尚未敢云從心所欲即七十從心所欲尚著不踰矩三字曾子一唯之後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死而後已非自此感自此通遂都無事也若云立大

本又行達道溥博淵泉又時出之則仍是兩言之而非主靜之謂矣翕而後闢專而發遂此不貞則無以爲元之義以此爲主靜之證不又曰元爲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不又可以主動乎亦可以啞然而一笑矣今之言主靜者據朱子以主靜爲本必曰主靜兩書之語皆在己丑庚寅間言主敬者則據朱子大學或問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及甲辰答呂士瞻戊申答方賓王書楊道夫葉賀孫沈僩諸錄皆在甲辰癸卯後兩大學或問則朱子之手筆以爲垂世立教之大法者其所據之前後得失亦自曉然矣陽明晚年定論所以惑

世誣民者在顚倒歲月先後而詆四書章句集註爲未成之書今將力攻其失而不悟其覆轍可乎凡此數條似較爲明晰唯一屏諸說詳考而較正之則合幷爲一亦必有日矣按宗洛朱湘陶先生之子也先生與湘陶先生爲切磋友存稿中載答湘陶書三湘陶先生歿又重答其書拈來書語分十二則詳細辨之謂就來書剖判自不免於破碎繚繞之病然謂主敬窮理以透涵養未發主靜立極之功則斷斷非是此可信其不誤者又書重答湘陶書後引董叔重問語而分釋之以決宗指在主靜者失朱子垂世立敎之意則先生之端學術爲

洛閩傳正脈爲陽儒陰釋絕假託者其慮亦至深遠矣